

最新  性情感系列

ZuiXinNü
XingQing
GanXi
Lie

Huo Yu

火浴

[马来西亚]戴小华/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火 浴

[马来西亚]戴小华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火 浴

作 者 · 戴小华〔马来西亚〕

出 版 ·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

地址：天津市张自忠路 189 号

邮编：300020

发 行 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印 刷 ·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厂

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插页 4 印张 5 字数 80000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00

ISBN 7-5306-2678-7/I · 2392 定价：8.00 元



内 容 提 要

两位相貌出众心地善良的女性，先后以浪漫的方式与同一位男性结识。前者明媒正娶与其成为正式夫妻，后者则由“第三者”而沦为其妾。她们在情感与婚姻的纠葛之中，备受煎熬，饱尝苦痛。

男性的道貌岸然而又心性迷乱，生活和命运的饱经坎坷，肉体 and 心灵的屡遭磨难，终于使两位女性觉醒、觉悟……

沉重而真挚的浪漫描述，足以使读者手难释卷；严肃而深刻的人生思考，更能令人掩卷沉吟。

1

“这孩子定是中了邪。”林大娘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。

陈妈脸色发白，一句话也不哼，与林家夫妇联手，使劲扯开美娥紧掐着颈上的双手。

经过一番折腾，美娥原已凸出的双眼，鼓胀的青筋，转紫的脸色，在她的双手被三人用力扯开后，逐渐恢复了正常。

美娥悠转醒来，见围着她的三人，眼神带着焦急及忧虑，不明所以的哭起来。陈妈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美娥却一个字也说不上。

这种情形已持续快一个月了。

每次她一发作，就用自个儿的双手紧掐颈口，最后，总要费好一番工夫才能将她制服。

多次后，大家只好用布条将她的双手分别绑在床头，但一发作，她的劲可真大，间中也会挣断布条，让人又

着急一番。

因为这件怪事，陈妈难过得已瘦了一圈。

林家两口三天两头过来探询，左邻右舍开始议论纷纷。

谁也说不出什么原因。

话说那天当林家老爷送上几个良辰吉日让陈妈择定时，正巧美娥经过，她瞧了瞧几个喜日后，便觉得头昏脑闷，晚上，连饭也没吃，便昏昏沉沉睡去。之后，日重一日，甚至不言不语、不吃不喝。

有人说是犯了喜冲，有人说是中了暑，有人说被落了贡，有人说是误中飞贡。

种种喧腾不一。

城里该请的大夫都请了，该抓的药也抓了，法师、巫婆、跳神、僧道，作法的作法，念咒的念咒，画符的画符，解贡的解贡。……

总之，能试过的方法全试了，总无效验，却把个妙龄少女折腾得不成样子。

2

且说那天美娥看了喜日之后，忽然眼前恍惚漆黑，天

旅地转，便昏睡了过去。

不久，听到门外人声喧闹，锣鼓震天，一串串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。心中正纳闷，突地，门被推开。

美娥惊得正想坐正身子，只见两个穿红绫袄青缎掐牙背心的姑娘走来笑说道：

“花轿都来到了，怎么你还没准备好？”

美娥听了一头雾水。

两位姑娘快步趋前，打开衣柜，收拾了些行装，拉着美娥往外走。

“你们要带我去哪儿呀？”美娥问。

两个姑娘似乎没听见美娥的问话，一连说道：

“快！快！再迟就误了时辰了！”

美娥不由自主地被两位姑娘拖着走。突然，她感觉身体轻起来；不但轻，还像化开来，有如一朵出岫的云。

悠悠荡荡，随了两位姑娘，至一所在。

但见万顷碧波上，有一孤山峙立于前。沿湖四周数不尽的楼台轩榭掩映在翠树繁花之中。

又行了一会儿，忽见一座由山石、亭阁、水池和花树构成的小庭院，院中有一副楹联写着：

山山水水处处明明秀秀；

晴晴雨雨时时好好奇奇。

她心中不禁赞叹：好巧妙的运用叠字，既可顺读，也可倒读。

再往里走，见一精巧雅致的楼阁。门前列坐着十来个华冠丽服之人。正门之上有一匾，匾上写着“西湖天下景”五个大字。

“我怎么来到杭州西湖了？！”美娥不觉纳闷道。

心下正想时，忽闻得鼓乐喧天，不远处，四个衣帽周全十七八岁的小厮，抬着花轿正朝前来。

花轿前头，走着八个吹鼓手。花轿后面跟着一群骑马的人。马的头、脖子和四肢上拴着一串串的小铃铛，发出悦耳的声响。

两位姑娘拽着美娥又进了大门。

门内有一座由三米五高的剑石组成的松石大盆景展现在眼前。院内还有人工水池、桥、亭、廊、榭等建筑多处。

只见所有回廊及亭台楼榭上，都悬着用红绫扎成的红色花灯。

又往前行，是个正厅。厅前廊沿，也都结上了红色彩条。

厅内宾客满堂，但都面容模糊，看不真切。只有一位年轻公子立在厅前，形象鲜明。

他正对着美娥微笑。

那微笑，流露着万种情思，让她震动。

怎样的一张脸？

似曾相识的脸庞。

似曾相见的神韵。

似曾相识的微笑。

我认识他吗？

美娥正思索着，厅外有人吆喝道：

“新娘到了！”

只见一群妇人围过轿前，拔了葱管儿，掀开轿帘儿，一对喜娘披着红，扶着新娘下轿。

新娘头戴五凤金冠，身披锦缎，蒙着红盖头，踏着细步朝自己走来。愈走愈近，就快贴身了。

美娥惊恐地往那年轻公子处挪步。

那年轻公子含情脉脉地伸出右手，美娥竟也意欲伸出手跟过去。

方举步，不觉一惊，那年轻公子不就是叶家全？！

怎么？他没死？今天娶亲？新娘是谁？

再一回头，蒙着红盖头的新娘已向自己逼进，旋过身，家全仍伸着手微笑示意。

美娥觉得自己的手已不受控制，喉头像被什么紧紧

勒住，快要透不过气来了！

就在这节骨眼上，美娥看见供在厅堂案前的观音娘娘像，只见一声霹雳，有若山崩地陷，美娥大叫一声，气一泄，就回过神来了。

睁开眼，这才看见自己仍然躺在床上。

一张忧愁的面孔挂在眼前，那双眼瞪得好大。——原来是林大娘。

彼时美娥迷迷糊糊，若有所失，母亲在旁追问，似没听见，只是瞪瞪的。

3

却说叶家全，品学兼优，形容出众。街坊众多女儿对他均表倾慕之意。然而，他唯独中意美娥一人。可叹生性腼腆，怯怯羞羞，不敢明示。

美娥虽也有窃慕之意，但碍于女儿身，不便启齿。

家全父母知道儿子心事，也曾托人上门提亲数次。

当时陈家兴盛，美娥年少，陈家两老也不急得将女儿许配与人，再说叶家那十九岁的儿子——家全，虽生得眉清目秀，一派儒雅，但那身子总嫌单薄了些。

几次被拒，家全和美娥心中不免遗憾，只有静待良

机，谁知一年后，家全竟得了心肌萎缩症，叶家百般医治祈祷，问卜求神，总无效验。

最后，将儿子送到中国医，拖了一阵子，病死在杭州西湖。

接到噩耗，美娥只觉心中似戳了一刀的不忍，曾私下痛苦一番，郁闷了好一阵子。

说不上什么时候，陈家老爷染上了鸦片瘾，一年不到，铺头一间间变卖，员工一个个离去。

陈家老爷去世时，除了住的那间屋，居然什么也没剩下。

那时，美娥刚高中毕业，没钱继续学业，遂到吉隆坡近郊的一间小学教书，帮补家计。

4

林家老爷是近几年才发迹的树胶商，过去曾跟过陈家老爷做事，做的全是些吃力下劲的活儿。由于经常在烈日酷晒下，浑身上下除了牙齿和眼白，再没个地方是白的，那时，大家唤他“阿黑”。

阿黑做事伶俐勤快，很快地从干粗活的，升为店员再成掌柜。

直到陈家衰败，阿黑用工作积攒的钱，开了一间小杂货店，卖货挣的钱都买了一亩一亩的树胶园。

朝鲜战争爆发时，树胶价格猛涨，阿黑就这么发了。

林大娘就是他刚发迹时娶的，虽不特别出众，但阿黑记着母亲老跟他提的话：“娶妻娶德。”

林大娘的确贤慧，她是那种让男人放心出外拼搏，却又不担心后院失火的女人。

自阿黑生意做顺了，她也经常进庙上香，专事观音娘娘。

阿黑两口生有两子一女。

大儿子林道正是个运动健将，五官虽生得不怎么亮眼，但沾了个头高、肩膀宽，倒也有些男气。

二儿子林道直，小个头，龟背，近视眼，戴着眼镜，但并不显得儒雅。

林家唯一的女儿林道梅，更是把解剖学上的规则全打破了。一眼望去，竟找不着脸架子。应当凸起的部位，却偏偏凹下去；该凹下去的地方，又来上一堆肉疙瘩。尽管生得滑稽，可绝不会教人发笑，只让人看了觉得凄凉。

阿黑年前得了次心脏病，就思前想后，万一自己真有个三长两短，这刚兴起的家业，三个孩子没一个有能耐撑得起来。

一天，和妻子商议：

“我们得赶快帮道正找个贤慧能干的媳妇，好帮着理家。”

“你心中有合适的人选吗？”

阿黑略略想了下，说：

“我觉得陈家美娥最合适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林大娘不明地问。

阿黑顿了下，才说：

“虽说陈家已经衰败，然而，美娥毕竟出身不俗，受过教育，见惯场面，较之平常人家，到底气象不同。”

阿黑眯着眼，思索了一会儿，又说：

“陈家人丁单薄，只剩寡母独女二人，就算……”

听到这儿，林大娘脑筋迅快动了一下，迅即接口：

“就算儿子再不争气，财产也益不到媳妇的娘家。”

言罢，两人相顾大笑。

主意既敲定，择好日子，备了些礼，阿黑两口子遂去陈家提亲。

当他俩道明来意，陈妈稍为犹疑一阵，旋又想：自从丈夫死后，上门提亲的也少了，有些家底的人家更是没有。阿黑过去虽是丈夫的下属，但总算还有几分交情，何况，现在也是富商一名，再说，美娥也老大不小了，她

性情文静又生来矜贵，很难自个儿在外随便交友。

陈妈心里虽已愿意，还是装模作样一番，才应承了这头婚事。

当晚，陈妈将应承的婚事告诉了美娥。

美娥则低头不语。

陈妈看着美娥心里好像不愿意似的，虽是这么，美娥素来孝顺守礼，又是女儿家，既然母亲答应了，她也没得说的。

阿黑两口子可是欢喜异常，临走时，说隔几天择好几个吉日，再过来让陈妈选定。

没想到，眼看就要进门的媳妇，突然得了怪病，急得阿黑两口子惟跌足长叹而已。

这阵子，林大娘三天两头过来探病情。

她看着美娥那张没有血色的脸，这时显得更加惨白瘦小了。

沉睡中的美娥，身体面庞虽怯弱不胜，却有一股自然的风流态度。

看着看着，美娥的脸又开始痛苦地扭曲起来，她使劲全力挣脱绑在床头的双手。

她的全身颤动，床也跟着颤动。

林大娘高声惊呼：

“陈妈，那邪魔又来了！”

5

就这么翻来覆去的，美娥痴痴癫癫的也整个月了。

陈妈瘦成了一根干枯的包谷杆子。眼看美娥的病毫无转机，唯有守着流泪。

美娥经常魂魄离身，飘至家全那头。

这会儿，只剩得一口悠悠余气在胸，突然闯出了许多鬼判持牌提案来捉她。

美娥双手被缚，挣脱不得，便随着这群鬼判跨过“阴阳界”、“鬼门关”来到“阎王殿”。

阎王爷端坐在大殿台上，面目却也不狰狞可怖，两旁侍卫喝道：

“来人，报上名。”

“陈美娥。”

“今年几岁？”

“二十一岁。”

“做什么的？”

“教书的。”

“因何事而来？”

“不明所以。”

阎王爷听了觉得奇怪，便翻查生死簿。左翻右查，好一阵子才说：

“你没做什么恶事，时候还未到，回去吧！”

手一挥，美娥突觉天旋地转，隐隐中听到有人唤她，猛一睁眼，正是母亲和林大娘围绕哭泣叫着。

美娥突地自床上跃起道：

“阎王爷说我二十一年来没做过恶事，时候未到，放我回来了！”接着直呼腹中饥饿。

陈妈、林大妈虽看着惊愕，但也欢喜得如得了珍宝一样，旋熬了黑糯米粥与她吃了。见美娥囫囵吞下，精神渐长，大家才把心放下来。

6

美娥不明所以地病倒，又不知所以地病好。街坊们虽议论纷纷，却也啧啧称奇。

耽搁了好一阵子，总算吉人天相。

陈妈与美娥开始准备妆奁。林家那头也在盘算着过些什么礼，请些什么人。

阿黑爱面子，同时也讲究经济，喜宴只要过得去就